

靓女

Ai Jia 芳心

艾嘉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艾嘉 著

靚女芳心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靓女芳心/艾嘉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2.4

ISBN 7-204-06113-6

I. 靓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172 号

靓女芳心

艾嘉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.5 字数:153 千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 000 册

ISBN 7-204-06113-6/I·1081 定价:10.00 元



—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月儿躲进了厚厚的云层，四处笼罩在薄纱似的夜雾中。

习习的秋风送来绵绵的秋雨，带着深秋的凉意。

雨，已经下了几天了，虽总是细如牛毛般不紧不慢地下着，但早已让人心烦意乱。人们早早地钻进温暖的被窝，这时恐怕已经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“救命呀！来人呀！……”

一道凄厉而尖锐的叫声划向夜空，打破了夜的沉静。

顿时，沈府上下灯火通明。

沈天宇来不及穿上外衣，手持宝剑冲出门去。他的眉头紧锁，关切担心之情溢于言表。听得出，那叫声是出于柔儿之口。

原本他的屋子毗邻于柔儿之侧，但由于最近各处所收账目已基本到齐，他必须抓紧时间处理，所以这几天来，他都是住在前面的书房里的。

哪想到，却在这当口出事了。

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到他沈府来行凶？

沈天宇急急地跑过两个院子，忽见一高一矮两个黑衣蒙面人正慌慌张张从柔儿的房里退出，手里还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包裹。

沈天宇的心头一沉，看来他们已得手了。那么，柔儿，柔儿怎样了？他吃力地咽下一口唾液，扬声叫道：“柔儿！柔儿！你怎样了？”

“你们这两个贼人，来此行凶，还走得了么？”沈天宇持剑指着那两个黑衣人，满面激愤地道。

两个黑衣人向后退了一步，双双将剑护在了胸前。



沈天宇看着他俩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心中更恨，大叫一声：“还我柔儿的命来！”挥动长剑向前刺去。

黑衣人分别向左右两侧一让，高个子道：“什么还命？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一刹那的时间，沈天宇已刺出了四五剑，高个子在不慌不忙间还了四五招。两人斗在了一起。大约一顿饭的功夫，已过了一百余招，仍是不分胜负。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，这两人的功夫在伯仲之间，不相上下。

这时，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举火把的，提灯笼的，持刀的，拿棍的。

矮个子一瞥之下，见人群中站着几个捕快模样的男子，心中一惊，提声叫着：“老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们人越来越多，咱们先退！”

高个子一听这话，狠狠刺出几剑，纵身跃回矮个子身侧，放眼观望，果不其然，随即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咱们退！”双臂一振，率先纵身跃上房去。

沈天宇“嘿嘿”冷笑两声，道：“你知道沈府是什么地方？怎容得你们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！”跟着就要追去。

这时矮个子持剑刺来，挡住了他的上纵之势。

“老二，快上来！”高个子已在房上催促，低头看去，见矮个子正被沈天宇缠住，立刻便要跃下。

几个捕快已挤出人群，飞身跃上房梁。

矮个子一见情况不妙，大叫道：“老大，你先走，别管我！”

高个子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咱们俩同进同出，我怎能丢下你！”

矮个子一边还剑一边跺脚道：“老大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咱们寡不敌众，与其两人被抓，不如先走一个。我想，凭你的功夫，我总会有获救的一天的！”



高个子微一沉思，随即点头，道：“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”顺手划出一剑，击退了追上来的几人，旋身轻跃，人如轻燕般地纵身而去，慢慢消失在雨夜里，

矮个子等高个子走远之后，轻轻抛下手中长剑，“咯咯”一笑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不打了。”双手向后一背，做出一副束手就擒的样子。

沈天宇一愣，心中有些好笑，这矮个子倒也知趣。既然明知不敌，就没有再争斗下去的必要。

不等他说话，已有家人跑上前去，将矮个子捆了起来。

沈天宇挂念着柔儿的安危，快步冲进房去，大声叫道：“柔儿！柔儿！”

有人已将柔儿房间的灯点亮了。

沈天宇一迈进屋子，便立刻看到了柔儿。她全身缩成一团，双手紧抱着双臂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角。

“柔儿！柔儿！”

沈天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一把抱起柔儿，仔细查看，一颗“扑通扑通”不住跳动的心略略有些安定。

还好，柔儿没有受伤。

只是一向娇生惯养、胆小怯弱的她显得受惊过度，看来，她能发声呼救已是一个奇迹了。

柔儿的脸色苍白，茫然地望着前方，浑身不住地抖动。

沈天宇的心中一阵痛惜，自从父母过世，他便与这个惟一的妹妹相依为命，本立誓不让她受一点点委屈，没想到今天却受到如此的惊吓。

他将柔儿轻轻搂在怀中，摇晃着，柔声唤道：“柔儿，柔儿……”

柔儿的目光逐渐凝聚起来，看到沈天宇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大叫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有强盗，我怕！我怕！”伸出双手紧紧地搂住



沈天宇，娇小的身子抖动得更加厉害。

沈天宇见妹妹吓成这样，心中又是怜惜又是愤恨。这可恶的强贼竟把他的妹妹吓成这副样子，他非把他们千刀万剐不可！

好不容易让柔儿平静下来，让奶娘照料她睡下了，他这才悄悄地走出房，反手带上了房门。

一出门，便看见门外站着一群人。正是那几个捕快和那个矮个子贼人。

一个捕快走上来施礼道：“沈公子，我们把这小贼带回衙门审问去了。”

沈天宇看着那矮个子黑衣人，想着柔儿惊吓的模样，心中怒火直往上窜，抬手一挡，道：“不！”

“怎么？”捕快一愣。

“把他留下来，我来处置。”沈天宇深深地望了矮个子一眼，咬牙切齿地道。

矮个子黑衣人的眼睛本是骨碌碌毫无畏惧地转动着，被沈天宇的目光一望，顿时一怯，但转眼又恢复了原样。

“这不大好吧……”捕快犹豫着，又不敢得罪这位沈公子。

“什么不大好？”沈天宇不悦地道，“我说留下就留下！”

捕快见他动怒，立刻堆出一副笑脸，连忙点头道：“好，好，公子爷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※ ※ ※

矮个子黑衣人被带到大厅，绑在了一根柱子上，脸上仍蒙着黑布，大约情急之下，谁也没想到将此扯去。

沈天宇端坐在大厅正中，沉声道：“将他的面巾扯去！”

家人立刻走上前去，一把扯掉了黑衣人脸上的面巾”

立刻，一张清新俊秀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沈天宇看了不禁一愣，他本以为能将柔儿吓成那样的人一定



親女



有一张凶神恶煞的脸，全没想到却是这副模样。他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怒气，冷声哼道：“原来人不可貌相，长相不俗的人并非全是好人。”

黑衣人瞪了他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把脸扭向了别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同伙又是谁？逃向了何处？”

黑衣人撇了撇嘴，不屑地道：“别痴心妄想了，你以为我会是不义之人？”

沈天宇听了这话，倒没表示什么。他身边的家人怒极了，走上前去，飞掌挥向黑衣人。

黑衣人见来势凶猛，赶紧低头避过，这一掌虽然避过了，包在他头上的头巾因用力过度，松散下来，掉在了地上。顿时，一头乌发如瀑布般直泻了下来。

沈天宇和在场的所有家人都愣住了。那个扬手打人的家人手掌硬生生地停在空中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
贼人竟是个女孩子！

黑衣人心知自己形迹已露，并不以为意，轻哼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没见过女人吗？”

沈天宇脸上一红，立刻收回目光。

女孩子立刻反唇相讥道：“看来，那些自以为有教养正直的人也不乏好色之徒。”

沈天宇又是一怔，知道这些话是她对自己前面的话的还击，一时之间，竟一改他的沉稳性格，童心大起，唇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遇到过不少女人，但像你这般穿着男装的女人还是少见。”

女孩子气得直翻白眼，口不择言地道：“你……你真是个好下流无耻的好色之徒！”

站在她身旁的沈府家人不禁气往上冲，他何时听过有人用这种言语辱骂过自己的主人，一时之间也顾不了许多，再次扬手又向



女孩打去。

由于两人距离太近，女孩子的手脚均被捆着，眼看着这一掌躲不过去了，索性也就昂然不动，只等着挨上这一掌。

只听耳边风声流动，一只大手已到眼前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蓦然间，另一只手伸过来，挡住了家人的手。

“是谁，谁敢挡……”家人怒极了，回头看去，顿时生生地收了口。

原来挡他之人竟是沈天宇。

“大公子，你……”

沈天宇放下手，沉下脸去，道：“我再不济，也不会去打一个女人。”

“可是她……她竟敢如此辱及公子……”

沈天宇摆了摆手，打断了他的话，淡淡地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她也是一个女子。”

女孩子在一旁噘了噘嘴，不屑一顾地道：“说的倒好听。”

沈天宇也不与她计较，缓缓地走回座位，坐了下来，注视了她半晌，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道：“给她松绑。”

这一句话大大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，连那女孩子也愣住了。

“大公子，这丫头刁得紧呀！”家人迟迟不动手。

“让你松绑就松绑！”沈天宇不耐烦地皱了皱眉。

家人不敢再说什么，赶紧解开了绑在女孩子身上的绳索。

女孩子揉着自己的手腕，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，不解其意。

沈天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沈家的一员，我决不会让你回到那个贼窝，这样只会毁了你一生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女孩子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想留下你来，和我妹妹做个伴。”沈天宇不急不忙地道。



女孩子瞠目结舌，半晌才愣愣地冒出一句话：“喂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”

沈天宇不答她的话，自顾自又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以后总不能让我叫你‘喂’吧？要不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嗯……”他真的开始绞动脑汁，想了起来。

女孩子生怕他想出什么难听的名字，索性也豁出去了，将胸一挺，装出一副男人的模样，大声道：“你不用费神想了，就算我告诉你名字，量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。大女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肖飞羽便是在下。”

沈天宇看她的举止神情，几乎要笑出来，强忍着道：“好名字呀！我们俩的名字还有一个字相同呢。我叫沈天宇，以后你可以叫我沈大哥，或同我妹妹一样，叫我大哥。”

“哼，什么一样，我的羽可是羽毛的羽，比你的好听多了。让我叫你大哥，好恶心，真是把肉麻当有趣。”肖飞羽撇了撇嘴，白了他一眼。

沈天宇不理睬她的话，又道：“天也不早了，折腾了一夜，我想你也累了，不如你去洗个澡，睡下吧，咱们有话明天再说。”

肖飞羽并不就此干休，她双手一叉腰，做出一副神机妙算的样子，道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居心，你是知道和我来硬的我是不会将你带去找我老大，便来软的，你给我充分的自由，知道我会寻找机会去找老大，便派人暗地监视我，这样，你便会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。哼，别以为自己有多聪明，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笨。怎么样？计划落空了吧？你的这套把戏，本姑娘见得多了。”她昂起了头，得意极了。

沈天宇心中暗暗一惊，没想到自己的用心竟被她说穿，只得苦笑不认道：“姑娘你可是太聪明了，把我没想到的心事都想到了。”

肖飞羽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

沈天宇双手一拱，道：“我还得多谢姑娘的指点。”

肖飞羽一下子懊恼极了：“你真的……真的没想到？”

沈天宇又苦苦一笑，道：“信不信都在姑娘了。”

肖飞羽想了想，立刻又露出疑惑的神情，继而坚定地道：“我才不信呢！我知你此刻的心思。”

“我又有何心思？”沈天宇双手一摊，故作不解地问。

肖飞羽道：“你恨不得我能立刻带你们去找我的老大。”她咬了咬牙，又道，“别做梦了。你们的把戏既已被我识破，我又怎会再钻进这圈套里？总之，不管你是真想留我也好，假想留我也好，我就是留下来不走了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沈天宇无奈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如此最好！”接着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：“记着，可别乱跑哦，万一一个不留神给我们查出了你老大的藏身之所，你可要糟糕了哦？”

肖飞羽把手一背，冷笑道：“想找到我老大，可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※ ※ ※

好不容易将肖飞羽安置好，安排了数名家人在院中四处巡查，沈天宇这才吐了口气，回到自己房间。

躺在床上，他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。东方，晨曦微露，黑夜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逃遁了。他索性站起身来，穿上外衣，斜倚在床前。

这一夜的表现，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意外。

柔儿受惊吓使他既心痛更愤怒，只恨不得将罪魁祸首千刀万剐，这也是他执意要留下肖飞羽的惟一目的。

可是，当他发现肖飞羽竟是个女儿身时，他这个惟一的开始动摇了。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，也就是一瞬的功夫，他将对她的憎恨全部转加到那个逃走的所谓的“老大”身上。若不是这人，像肖飞羽这样一个俏丽绝伦的小姑娘又怎会沦为女贼？再说，把肖飞



羽留下，可以将“老大”找出，这样一举两得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份心思居然被肖飞羽一语点破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这个厉害的小姑娘！

想到这里，沈天宇不由得意一笑。小姑娘终究是小姑娘，她毕竟还忘了一点：即便是她不去主动找她的“老大”，但“老大”未尝不会找她。“老大”来救她之时，便是他束手就擒之日。虽然这样一来，沈天宇由主动变成了被动，但他自信必会将“老大”生擒活捉。

想着，想着，他的唇也露出了久违了的孩子般得意的笑。

大概是忙碌紧张了一夜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的眼皮越来越重，头越垂越低……

“大公子……大公子……”

沈天宇立刻睁开眼睛，便看见一个丫头正气急败坏却又忐忑不安地站在他面前。那是伺候柔儿的丫头秋菊。

他一惊，箭似地跳起来，一把抓住秋菊的胳膊，急问道：“柔儿怎么了？柔儿怎么了？”

秋菊被他捏得咧嘴龇牙，疼的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”沈天宇心急如焚地催促着。

秋菊竭力忍住疼痛，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小姐？我……我不知道小姐怎样了呀？”

沈天宇一愣：“那你……”话问了一半，他猛然想起昨晚自己已把秋菊安排给那个肖飞羽，照料伺候她，自然也顺带监视。啰。

平静下来，他松开了手，坐了下去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望着秋菊发红的手腕，沈天宇有些歉然。

秋菊嘟着嘴，揉着自己的手腕，道：“那个女孩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沈天宇一按床沿又站了起来：“不是让你好好地看着她吗？”

秋菊委屈地道：“是呀，我为了看着她，整晚都不敢睡。”她一指



自己发黑的眼圈道，“可是刚才，她说渴了，让我给她倒杯茶，我便出去了。就是这一会儿的功夫，等我回来，她人就不见了。”

“你说她刚刚不见的？”沈天宇眼睛一亮。他望了望窗外，天色已大亮。

秋菊不住地点头：“是呀！这不，她一不见，我便来告诉公子了。”

沈天宇的心中又有了希望，既是刚刚走的，那就走不远，也跑不掉。这座大宅子里到处都是人，量她也躲不到哪里去。

“她一定还在这里。”他肯定地道，“你去多找些人，分头查看这里的每一间房子，一定可以找到她！”

不等秋菊再说些什么，沈天宇已首当其冲赶了出去。

霎时间，沈府中热闹起来，十几个家人分别奔向了各个房间。

不一会儿，几十个房间都找遍了，也没寻到肖飞羽的影子。

沈天宇开始着急起来，难道肖飞羽真的走了？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她竟然如此神通广大？

他摇了摇头，不会，不会。除非她消影遁形了，否则就决不会找不到的。可是这么多的人找遍了这么多的房间，她又会藏到哪里去呢？

“咚”地一下，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砸在了他的额头上。

他俯下身子捡起那个砸他的东西，原来竟是块鸡腿骨。

沈天宇大怒，这是什么人？竟敢将这骨头乱扔。他知道，是没人敢故意将此物砸他的。

他四下张望，刚要喝叱，却见肖飞羽正四平八稳地趴在房梁上，双手捧着一只油腻腻的肥鸡，大口大口地啃着。

沈天宇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看着肖飞羽的那副吃相，想笑笑不出来，想骂更骂不出来，脸上的表情错综复杂，双眼直瞪着她，口中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


親女



肖飞羽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地吃着，等吃到告一段落，才拍了拍肚子，轻晃着空悬着的双脚，歪着脑袋看了看他，眯着眼睛，道：“我敢打赌，你一定在找我。”

她的唇边带着不怀好意的坏笑，目中流露出阴谋得逞的得意。

沈天宇垂下头去，对众家人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大堂内只剩下了沈天宇和肖飞羽两个人。

“其实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劳师动众，我说过的话向来都是算数的。”肖飞羽斜眼望着他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挖苦和讥讽。

沈天宇无言以对。

肖飞羽越发得意起来，又将手中剩下的半只鸡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嚼着。

沈天宇没好气地道：“既然你没想逃走，那为何要坐在房梁上？”

“我肚子饿呀！好不容易找着了厨房，找到了这只鸡，又不认识回房间的路，为了不影响你们，只好坐在这上面啦！”肖飞羽满脸的内疚，“谁知我对你这么重要，刚刚不见了一会儿，便派了这么多人找人。”

沈天宇脸上微微一红：“你肚子饿可以和丫头说呀！”

肖飞羽把嘴一撇：“我是想说呀，可惜那个叫秋什么菊的已经给我倒茶去了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。”说着，他又叹了口气，道，“其实，这应该怪你才对。”

“怪我？”

“是呀！谁让你家有这么多的房子，若是只有个三四间，我就算一间间地找，也能找回我的房间呀！”

沈天宇何尝听不出她这是强词夺理，但句句都是现实存在的“歪理”，无法反击。只得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看你现在的样子精神十足，想必也不饿了，可以下来了，我送你回房间去。”



肖飞羽将手中的鸡随手一放，拍拍手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也好，吃饱了，我也该回去睡一觉了。”

沈天宇看她站在那么高的横梁上，不禁有些担心：“你从上面下来行不行呀？要不要我叫人帮你一下？”他本想自己去帮她的，话到嘴边又改口了，免得被她抓住小辫子，说要占她便宜。

肖飞羽把小脸一扬，小嘴一撇，道：“别太小看我，我能上得来，就一定下得去，否则又怎敢到你家借点东西。”

沈天宇心中一乐，她说得倒好听，明明是来偷东西的，却把“借”字挂在嘴边。

正想着，就听肖飞羽在梁上“咯咯”一笑：“来，这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身法。”

她在梁上走了两步，身体就要凌空腾起，脚下一点，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住，一个站立不稳，身子便倒栽葱似地急坠下来。

眼见她就要摔个狗吃屎，她在半空中吓得闭着眼“哇哇”大叫，这下丑出大了！

沈天宇见此情景，哪好意思见死不救，一个纵身跃上前去，接住了直落下来的肖飞羽。

肖飞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有人接她，给自己打着圆场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幸亏我功夫了得，没摔疼。”

她伸出手去，想撑地起来，蓦然间却摸到一双手，睁开眼来，霍然发现沈天宇的脸已在面前。

肖飞羽脸一红，手一推，身子已从沈天宇的身上跃开了来，可怜沈天宇一件好好的绸衫，被她那双油手搞得乌七八糟。

沈天宇望着她，脸上明显地带着捉弄：“你的身形可真美呀，跳得可真准，不偏不倚正落在我怀里。”

肖飞羽的脸更红了，气得直跺脚：“若不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只气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

“是这东西么？”沈天宇向她的身后指了指，脸上带着无比的同情。

肖飞羽回头一看，脚下不远处的地上正躺着一只被吃了一半的鸡。

一时之间，她的脸上掠过许多复杂而又古怪的表情。她的嘴张得大大的，好像吞下了自己的舌头。万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搬起了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。

更可气的是，居然让沈天宇看了自己的笑话。

一想到这，肖飞羽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看着沈天宇那得意的样子，她更是怒不可遏，本想向他演示一下自己的功夫，好教他不得小看自己，没想到事得其反。索性什么也不顾了，给他来个硬碰硬！

她转过身去，双手叉腰，面对着沈天宇，凶巴巴地道：“就算我被这只鸡绊了一下，凭我的功夫也不至于摔在地上呀，谁要你假好心！”

随即眼珠一转，道：“定是你想占我的便宜，才假惺惺地过来接住我。”

沈天宇被她的这一套话说得气结。自己先前的推断竟成了现实，幸亏自己只是接住了她，而没做别的什么事，否则自己不被她当成采花大盗才怪。

一愣之下，他“哈哈”地气极而笑起来。

肖飞羽反倒愣住了，低下声音心虚地问道：“你笑些什么？说错你了么？不服气吗？”

这时有家人敲门进来，道：“大公子，早饭准备好了，要不要马上开饭？”

沈天宇点了点头。

家人看了看洋洋自得的肖飞羽，又看了看满身油污手印的沈



天宇，带着满腹的疑惑出去了。

沈天宇忽然有一种庆幸的感觉，幸亏肖飞羽冲着自己说那番强词夺理的话时，没有其他人在场，否则，自己以后将以怎样的面目去管理偌大的一家子。

一念及此，心中的忿然已荡然无存，随即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现在还吃得下么？”

这一下，肖飞羽可真真正正地愣住了。他为什么会突然问自己这句话？会不会是别有用心，想另图报复？反正一定是不怀好意！

“吃得下怎样？吃不下又怎样？”她满心的疑虑，模棱两可地回答。

沈天宇一愣，随即领悟到她的意思，不由一笑：“吃得下就再去吃呀！你还没吃过我们家的早饭呢！”

看沈天宇如此诚挚地邀请，肖飞羽心中的疑虑更大了。

不可能的，他不会这么好的！

沈天宇何尝看不出她的心思，索性露出一丝坏笑，道：“怎么？是不是不敢去？怕我在里面放泻药不成？”

肖飞羽被他的话一激，干脆什么都不顾了，把心一横，送了个白眼给他，大声道：“谁怕谁呀！”

当下，领先冲出门去。

横冲直撞地走了数步，她又停了下来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跟上来的沈天宇不解地望着她。

只听肖飞羽没好气地大声问：“你们在哪里吃饭？”

沈天宇再也忍不住，“哈”地一声笑了起来。

一笑之下，赶紧硬生生憋住。

现在已到了房外，家人来来往往，若是由此再引起她与自己斗口，不但自己难以下台，而且自己一手建起的威望非得毁于一旦不